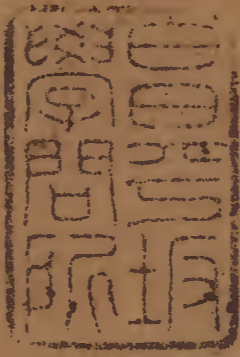


樂城集

二十一之五



				漢書門類
		三	四	六
		九	六	四
一	二	函	號	類
九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六	
二	冊	四	類
冊	架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64	
冊數	15	(	6)
函號	315		9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樂城集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書一首

上皇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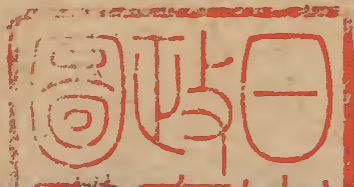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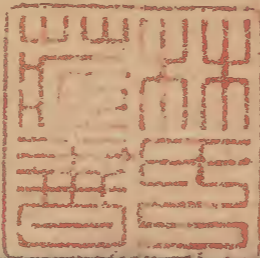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蘓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 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

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

者昔 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

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



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 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放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

怛怛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 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

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無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所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

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

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

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巳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

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

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

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  
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  
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  
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  
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  
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  
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  
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  
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  
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

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  
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  
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  
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  
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  
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 祖宗之世士之  
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  
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  
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  
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

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勸而後得之數目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

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



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

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

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疑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  
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  
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 陛下屬精  
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  
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  
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  
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 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  
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  
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  
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  
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  
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  
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  
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  
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  
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

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 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 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

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

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

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 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 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

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

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

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

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仕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

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

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覲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舉不可勝計



往返數十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

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

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 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 朝廷有無

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 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 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

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

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

溢 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  
 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  
 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  
 進退無不在我今 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  
 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 雷霆之譴  
 無所逃避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清夢軒

樂城集卷之二十一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

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官冢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

自與於此盖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

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  
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  
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  
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  
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  
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  
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  
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  
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  
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

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  
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  
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  
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  
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  
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  
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  
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  
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

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

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魯叅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  
 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  
 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  
 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  
 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  
 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  
 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  
 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  
 謂近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

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  
 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  
 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  
 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  
 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  
 之人為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  
 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  
 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

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彥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

小者以爲桶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藜莽芟夷蹶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  
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挾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侯夜光閒以類玳瑁落的纏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之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因子方段干木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似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  
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  
悲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

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  
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  
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  
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  
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在其精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

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

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  
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  
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  
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  
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  
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  
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

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  
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  
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  
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  
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  
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  
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  
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  
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

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  
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  
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  
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  
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

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天不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粟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旣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旣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旣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歟



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瞻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其二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暗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

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  
 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  
 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  
 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  
 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  
 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  
 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  
 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  
 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翰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第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  
 無以為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  
 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鋤之勤欲  
 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况夫通都  
 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  
 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  
 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  
 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  
 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

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營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迄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

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旣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感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

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  
 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  
 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  
 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  
 高明不勝戰越

樂城集卷之二十二

清夢軒

樂城集卷之二十三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有詩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  
 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  
 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  
 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  
 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

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旣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輒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

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十億羽衣玉佩旗纛旒節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際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遙之栴芴直且

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遵豆有列儻相有位

下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歎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

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訾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操而熟之旣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

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莫享有堂講勸有

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



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  
希濶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  
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  
少多情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  
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  
他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  
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  
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  
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遠則人  
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且

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  
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  
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  
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  
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  
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  
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  
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  
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

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灤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堙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

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蘓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

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郵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蠆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

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間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庶且

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庠陋  
廢圯民不信響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  
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  
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  
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  
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  
勤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爲佛菩薩衆像  
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羣孺咸喜稽首祈福  
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  
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  
之跡濶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  
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  
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  
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  
竹箭榿栴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  
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旣  
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  
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

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旣少而多病上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

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旣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亶亶不勸郡、予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旣爲僧堂之、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甍金漆皆具於、訥堂成

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

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

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蘓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有詞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

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責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歸城集卷之二十四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  
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湍水  
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  
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  
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  
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  
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  
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  
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  
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  
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  
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

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  
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  
生死之為變而况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  
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  
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蕪轍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徃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  
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旣夕凡遊於其堂者蕭  
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  
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  
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  
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  
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  
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

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授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驚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墮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

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  
忘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  
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  
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  
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變行乎夷狄患難而不  
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  
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檣木而歌徜徉乎萬  
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  
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蘓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

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旣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

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



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劔立於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瞰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蘓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

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澗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繁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

能世其家旣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旣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歎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旣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

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聞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而曰大夫維彼公精於政而鳳麟為瑞學士太子少  
 公之不問變者轉亦安且歸之蓋亦其具於於者  
 然與邊者自與齒者然矣夫不自映而後夫  
 昔然皆以於於與與神然轉而不或於吳索然於  
 異然於映公之祖以嚴入表然則入必亦不問變  
 之公之精書其風衣骨續於映而無餘亦與故良無  
 之異自不具公今及十餘年而所聞之公之樂入於  
 貴歎歎結矣然顧顧而其氣於於公每於然然於  
 於京朝其容和然以感其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樂城集卷之二十五

宋 西蜀蘓轍子由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校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蘓氏自唐始家于眉闕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蘓氏  
 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  
 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  
 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  
 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

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日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

賢公曰以子爲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叅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

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

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

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壽于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  
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  
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  
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  
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  
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色孝  
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  
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水顧曰此蘓士曹也公  
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  
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

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  
罷知衡州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  
爲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  
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  
取之以爲功尚何視他人必此爲姦訊之而伏他日  
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  
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  
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  
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  
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

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  
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  
皆失聲閩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  
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  
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  
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  
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  
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  
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  
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

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  
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  
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  
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爲詩得  
千餘篇題其編曰南庵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  
記平生所泄歲月爵土一卷曰蘓氏懷章記其爲吏  
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  
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  
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  
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



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他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

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

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  
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  
落于外 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叅知政事 仁宗

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  
相為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  
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  
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  
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  
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  
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

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姑韓國太夫人性剛嚴  
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  
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  
居飲食寒温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  
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而賜冠帔及文忠  
為樞密副使夫人入謝 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  
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  
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  
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  
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歸老

穎上 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  
後姻家有入禁中者 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  
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  
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  
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  
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已大  
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  
容止雖温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  
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  
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此爾等憂豈復預吾事

和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  
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  
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為仁壽  
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  
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  
院棐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  
郎監宜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  
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孫陝州司戶叅軍憲新授滑  
州韋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  
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







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  
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  
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  
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  
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  
願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  
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  
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  
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即寤夢有告者曰  
在渴師復何疑耶疑即病矣余聞之矍然即於夢中  
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  
而系之以偈曰

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  
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  
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土直上  
切利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  
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  
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  
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  
正眼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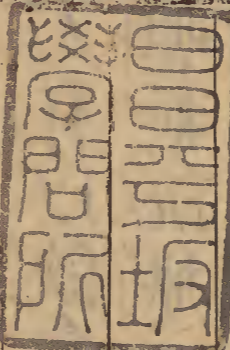








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旣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卷之二十五

清夢軒





